



近些年,我开始用微信,天天刷朋友圈给好友点赞,看着看着,点着点着,我厌倦了,因为我发现这严重影响了我的阅读,我也成了个装了一肚子段子的人,可这有用吗?我开始毅然决然地戒刷朋友圈,可这次确实有点上瘾了,要一时半会完全戒断,就跟割手一样难。好在有书籍,我加大名著经典的阅读,用整本书阅读填补所有的空虚;同时固执笨拙地坚持用手写作,写在各种笔记本子上,甚至孩子的作业本上。一年后,我成功断了刷朋友圈的念头,经常记不起来微信里还有这个社交功能。

2025年,人工智能全面走进大众生活,成了一个人人挂在嘴边的话题。它以多样的形态渗

2026年第一季度,全网新上线的AI微短剧超过12万部,但最终只获得了4%的播放量。当影像生产速度已经快到按小时计算,创作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可让渡。许多耗时费力的环节正在变得便捷,影像生态的边界不断拓展。但与此同时,那些缓慢、繁杂,看起来甚至有些笨拙的制作方式,反而呈现出不一样的味道。

今年5月走红的微短剧《ENEMY》,两位核心主创一边编写剧本、拍摄影像、制作后期,一边承担表演、妆造及现场指导的工作。拍摄其中的《梨园双星》时,他们没有选择简单搭建棚景,而是辗转寻找一座百年古戏台,最终呈现在镜头中的焰火则是通过AI特效完成,以避免对古建筑造成损伤。这些看似绕远的创作路径,究竟为作品留下了什么?

创作者在场,让判断不被悬空

今天,人们借用网络语言,把这类制作称为“手搓”。这个略带戏谑的说法,原本指亲力亲为、投入其中,放在影视创作的语境里,却不能只作字面理解。“手搓”不等于拒绝技术,也不能简单以团队规模、制作周期或手工劳动多少来衡量。

过去,创作者常常面对“想得到却做不出”的困境;今天,技术可以不断提供场景、风格与视觉方案,许多曾经遥不可及的想象都有机会进入画面。当可能性越来越多,真正稀缺的反而是选择的能力:在纷至沓来的可能之中,辨认什么真正属于这部作品,什么虽然可以以实现,却应当被舍弃。创作不是把所有可能都收入其中,而是在取舍之中建立作品的边界。一个镜头可能足够漂亮,却未必适合人物;一种技术效果可能足够炫目,却可能遮蔽演员的表演。工具擅长让想象落地,创作者则必须回答,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电视剧《生命树》的拍摄中,这种“在场”的力量得到了验证。剧组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实景拍摄188天,最高拍摄点达到5200米。面对零下低温、稀薄空气等恶劣的自然环境,创作者的“自我”变得渺小,逼迫每一位演员进入一种无法在摄影棚内复制的表演状态。演员胡歌在过去十多年里,多次以志愿者身份扎根高原,跟随公益组织守护斑头雁、在青藏公路沿线捡拾垃圾。他对这片土地的理解不是通过阅读资料获得的,而是经年累月的身体记忆。

文艺创作理念中,无论是模仿论、表现论还是接受论,都预设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创作主体是人。如今,创作主体是人这件事,已经需要被重新确认。制作流程可以分工,执行工作可以协作,唯独“为什么如此”这个问题,不能成为无人回答的悬念。所谓创作主体性,首先就体现在这种判断不被架空,也不会被技术“外包”。

真实感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深入体察

作品中的真实感并非凭空产生,而来自创作者对现实生活长期而具体的感知。在场的反义词不是“缺席”,而是“旁观”。



文学:

“手搓”是写作的一种美德

□马金莲

透在日常各处,早已不再局限于科研领域,而是走进千家万户,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如今,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在为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向人类发起挑战,甚至潜藏着诸多隐患。在写作领域,AI带来的便捷与威胁,一点也不比其他行业小;它甚至有可能彻底取而代之,让传统人工写作(容我姑且这么称呼)从人类文明中消失。我觉得作家首先要预设最坏的结果,即有一天人工写作会消失。如若人工智能彻底取代人工写作的时代降临,写作行业或将迎来彻底的洗牌。那些天赋卓绝、风格独特、极具时代代表性的顶尖作家,或许会成为人工写作最后的守望者,化作这门古老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而绝大多数普通写作者,以及海量的寻常文字作品,终将湮没在时代浪潮里,归于无名、化作尘烟。

在未来如此悲观的可能性面前,我们今天还有坚持“手搓”写作的必要吗?或者说,写作的意义何在?

记得千禧年左右,我刚走上文学道路,文学界流行一个说法:“文学要死了。”当时我有过一刹那的迷茫,我刚刚开始写作,怎么文学就要“死”了呢?那我应该怎么办?迷茫没有困扰我太久,我还是每天把时间花在阅览室、图书馆里,我读得如痴如醉难以自拔。也许我足够幸运,我所在的西海固,文学氛围一直都不错,这里还有

一批人在坚持热爱文学和写作。那时候,我对文学不抱任何的奢望,单纯的只是喜欢,这是很干净喜欢。阅读是用灵魂和他人的灵魂碰撞,思考是自己的灵魂独自流浪,写作是抒发心底的酸甜苦辣咸,就这么简单。我把每一个字写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一页,再写一页,夜里做梦发现那些字变成了一棵棵草,我在草从里慢慢走,有时候遇到一朵独自开放的小花,有时候能看到蝴蝶或者蜜蜂在花朵之间穿梭。写那些文字时心间激荡的情感,字里行间藏着的对热爱坚守的踏实感,让睡梦有了香味。那种欢喜是心底里汩汩涌上来的,没有什么可以替代。毕业后,我踏入社会磨蹭了几年,只有写作陪着我。写作是我心头的一盏灯,给我暖意和光亮。就这样,我一路坚持了下来,后来逐渐得到认可。对我来说,文学的境况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喜欢,我爱,我愿埋头其中,我享受阅读文学的过程。

我冷静地思考了人工智能来临后的各种可能性,既希望它无法替代人脑,又接受替代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人工智能的本质,是对海量现有信息的极致占有与高效整合。它依托庞大的数据库抓取关键信息,快速完成整理、汇总与输出,唯一的核心优势,是远超人类的运算和输出速度。我试着用过人工智能生成文件,它极致的产出速度令人惊叹,缜密周全的逻辑甚至让人自

旁观者站在生活之外,把现实当作被观看、被消费的客体;在场者则置身生活之内,和人物一同经历、一同悲喜。创作者之所以知道某个镜头应当留下、某个方案需要舍弃,通常不是因为掌握了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而是因为他见过、听过、触摸过,并在与现实持续相处的过程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感受与分寸。

有些创作经验很难被提前写入脚本、分镜甚至提示词之中,空间如何影响人物的行动,唱腔如何改变呼吸与眼神,一场意外的雨又会如何改变光线和表演,往往只有进入现场之后才能真正感知。这是一种难以被完全言说的经验性知识,藏在创作者的手、眼和身体之中。技术可以重组海量影像中的情感符号,却无法完成基于生命体验的情感投射。它生成的是“符号拼贴”,缺乏情感的真实重量与语境深度。

在电视剧《主角》的创作中,这种对真实的执念体现得尤为彻底。演员们扎进陕西农村体验生活,剧组跑遍28座古戏台,最终选定一座拥有近700年历史的元代“连三舞台”进行实景拍摄;大部分关键主场景遵循“修旧如旧”原则,从帆布帐篷的补丁到搪瓷缸的标语,每一处细节都散发着浓厚的时代气质。如果说《主角》体现的是实景与体验如何构建真实感,那么《问心2》展现的则是专业深度如何塑造真实感。剧集开篇的双胞胎先心病高危手术故事,改编自真实医疗纠纷案例。多场手术戏由相关专科医生现场指导,并在拍摄完成后接受专业复核。这些扎实的行业调研和医学把关,成为该剧获得观众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创作者真正走进病房、手术室和急诊走廊,和医护人员一起经历那些无法排练的生死时刻,作品才获得了一种无法靠资料搜集和台词打磨来替代的质地。深入现场的意义不只在于搜集可供还原的场景细节,更在于通过持续观察,逐渐理解医疗现场自身的行动逻辑:医生何时果断、何时迟疑,患者为何沉默,家属又如何在希望与恐惧之间作出选择。

这种现场感最终会转化为影像判断:镜头应该对谁准,在哪一个动作前停住,何时让音乐退场,又让情绪在哪里悄然积聚。这些判断并非对外部规则的机械套用,而是经验反复沉淀后形成的默会知识。它并非完全不可言说,却很难被概括成一套提示词,因为其中包含的不只是信息,还有身体感受、情境分寸,以及在具体关系中生成的直觉。

当然,深入生活并不意味着艺术真实会自然生成。实景只是条件,体验只是方法;如果创作者对现实的观察没有转化为人物的行动逻辑、空间的生活痕迹和情感表达的分寸,再多投入也只能停留在制作层面。只有当对现实生活的体察被内化为具体的艺术选择,作品才会产生可以被观众感知的真实感。

艺术指引技术方向,技术拓展创造空间

电影从诞生之初便是艺术与技术共同作用的产物。AIGC同样不是站在文艺之外的闯入者,它可以承担重复、繁重的执行性工作,让创作者重新回到观察、体验、选择和修改之中,让更多创作设想拥有实现的可能。因此,今天谈“手搓”,不应将手工与机器、实景与虚拟、传统与现代划分为彼此对立的阵营,但一部作品最终呈现怎样的气质、表达怎样的情感,仍取决于创作者如何使用技术。

在电影《流浪地球》系列的创作中,这种“艺术在前、技术在后”的路径体现得尤为清晰。郭帆在写剧本之前,花了8个月搭建一百年的世界变化史,画了8000多张分镜头手稿。他们不是先找到炫目的技术方案再往上填故事,而是先有对这个世界如何运转的想象,再去寻找能够实现这种想象的手段。技术在这里不是装饰,而是服务于叙事的工具。一个特效镜头修改了近300版,不是因为技术不够成熟,而是因为创作者心中的标准还没有被达到。在这个案例中,技术不断拓展影像表达的边界,艺术则不断为技术寻找具体的方向。二者在回应与激发中共同推动影像向前发展。

观众喜欢“手搓”及其带来的特殊质感,未必来自对传统工具的迷恋。他们不一定在意一部作品究竟有多少劳动由人工完成,他们在意的是画面中的细节是否有来处:为什么选择这个空间?为什么保留这段独唱?为什么人物在这里回头?为什么一个本可以更加光滑华丽的画面最终选择了克制?当这些问题都能在作品中找到回答,作品便不再只是无来源的视听刺激。所谓“不糊弄”,归根到底,是观众能够确认创作的另一端始终有人。

技术可以打开更多想象空间,但从现实生活走向艺术形式,从无数可能走向一部具体作品,仍需要有人辨认方向、作出选择,并为抵达负责。“手搓”提醒我们,在影像越来越容易生成的时代,人的生活经验、审美判断与价值责任,依然是创作永恒的基础。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北京文联青年签约评论家)

非遗:

创造落于指尖

□陈映婕

“手搓”一词已成为网络中的高频词汇。它通常指凭借个人手艺,从零开始完成一件独创性作品的行为,如“手搓一台无人机”“手搓一间木屋”等。溯源历史,“手搓”文化并非新鲜事物。在过去自给自足的日常生活里,这种“手搓”精神由来已久:陶工搓泥成器,银匠搓丝成花,茶人搓青成香……其内核在于不借机械之力,巧用天然材质,全凭十指之劳,经历特定工序,创造出生活所需的种种器物。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语境中的“手搓”,恰是传统精神在当代的生动回响;而当下大量非遗代表性项目,正是这一手工传统在当代的活态传承。

在传统社会,连接人与天然材质的核心纽带便是手艺,其背后都隐藏着一套精密而复杂的手工知识。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隐性知识,也被称作“默会知识”或“具身知识”。它有别于书本知识,不以符号为媒介进行传递,只有经过身体实践才能获得。师父的手如何拿捏泥料的干湿,如何感知窑火的温度,又如何在竹篾弯折处寻得韧性与人度的平衡——种种微妙的体验难以诉诸纸笔,只能依赖“口传心授”与“手眼相传”。徒弟唯有亲自动手,体察泥土在指缝间的流动,历经无数次试错与调适,才能真正驾驭一门手艺。在师徒共同的劳作中,这些知识深嵌于身体之内,与个人的经验、情感、悟性水乳交融,成为不可替代的身体记忆并代代相承。这便是非遗保护真正要留住的核心——那些属于“人”、带有“人味”、由岁月积淀而成且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

“手搓”热在大众群体中的蔓延,并非单纯的复古潮流,而是一场深刻的主体性回归。在算法驱动的数字洪流中,人们早已习惯了作为内容的被动接收者,也察觉到自身被电子屏幕禁锢的无力感。当各类手工的兴起,标志着大众正试图从数字茧房中突围,将注意力从无形的流量争夺中抽离,重新建立个体与真实世界的连接。这既是对工业文明标准化生产的一场温和的文化抵抗,也是当代民众试图通过亲手劳作,来夺回对日常生活的掌控感、重塑自我认同的文化实践。而非遗项目中衍生出的诸多手工实践,恰好提供了一种重返“具身”的生命体验。当他们亲手扎制一盏纸灯笼、烘焙一块传统糕点时,注意力得以从纷繁的虚拟社交中暂时抽离,在劳作中使心灵归于专注与平静,从而完成一次有深度的心理疗愈。

这种“疗愈”作用的刚需,催生出“体验经济”的广阔市场。非遗手工由此展现出一种全新的商业逻辑:将“过程”本身商品化。在线上短视频平台,手艺人耗费月余制作一把传统弓的全过程,可被拆解为数十段影像,吸引数百万粉丝沉浸式观看。观众消费的并非那把弓的实用价值,而是其“从零到一”的生成过程——正如图纸上的发簪设计如何化为木条上的优美弧度,丝线又如何在布面上织就繁复的花纹。这一过程充满未知、波折与悬念,它不仅是人的双手与物质之间的对话,更成为一场无声的心灵按摩,让观众在慢节奏中舒缓情绪,重获意义感。非遗手工的数字化传播,推翻了工业时代“只见产品不见人”的高墙,使手工劳动的过程重新变得可见、可感、可共情。在一条播放量破百万的“手搓木作教程”视频评论区中,一个点赞量高的留言揭示了这种群体心理:“买个现成的只要十几块钱,自己搓废无数木料,花了几百块,就是想要那种‘我亲手创造出来了’的踏实感。”另有网友感慨:“把一块普通木头一点点打磨成型,手快残了,但作为一个码农,人生突然有了一些真实感。”这些直白的话语,都折射出现代人对“创造者”身份的深层渴望。当大众愿意为一道手工工序投入大量时间与情感时,“手搓”便已不仅仅是简单手艺习得一门手艺,更演化成为一种当代共享的文化表达。

在线下空间,非遗手工体验式的“可见劳动”正在转化为高附加值的文化体验项目。以浙江某些石雕、锡雕的非遗工坊为例,其商业模式不再单一依赖高价

已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记忆,调动生命经历和独有体验,加上对乡亲们的大量采访,我得到了生动、鲜活、感人至深的素材和感受,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其实并不难。因为我在面对真实,书写真实,扎根现实的文学想象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文学创作应有的路径。马一山、马舍娃、祖祖等人物形象,不但我自己十分喜爱,也给很多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想,正是这份“手搓”式精益求精的打磨,让作品既扎根现实,又拥有超越现实的文学品格。往后,我也将继续秉持这份“手搓”精神,用心用情雕琢每一部作品。

我们活在当下,思考在当下,我们书写当下人类的情感,探索当下人类的心灵世界,如果当下人类还在这个维度上存在,那么我们“手搓”写作就有存在的意义。面对AI,所有的恐慌都是因为未知,但换个角度去想,人类璀璨文明,不正是对未知不断探索的结果吗?在人工智能时代,文学更应该探索,而且肯定能探索出更好的作品。人工智能,说白了就是人类智慧的又一产物,是一种工具,我们要尝试着使用这种工具。在文学写作当中,人工智能可以帮我查阅资料,提供便捷,但不能让它参与创作本身。

创作者一个字一个字“手搓”出作品,我觉得是文学写作的底线,也是美德,至少我会这么坚持。

(作者系宁夏作协副主席)



大件收藏品的销售,而是将雕刻的价值转化为面向市民的“半日非遗体验课”。参与者通过亲手篆刻一枚印章、锻造一张锡制书签,真实地体会到传统工具与天然材料碰撞产生的丰富肌理。人们带回家的不仅是一件器物,更是一段带有个体体温的记忆。在这个过程中,非遗手工体验的经济逻辑不再是“售卖一件物件”,而是延伸至“了解一段手工历史”“讲述一个非遗故事”和“完成一次社交分享”。手工的价值不在于规模化复制,而在于那份独一无二、的个人体验。当指尖的劳作化作一个动人的故事,或者释放焦虑的一场仪式,它的价值便不再取决于工时与材料的简单叠加,而是故事的传播力、疗愈的实效性与人情感的共鸣度。这正是非遗手工在数字化浪潮中实现产业重塑的巨大潜力所在。

当AI几秒钟便能生成一幅精美图像,3D打印机自动按图纸复刻出一件复杂器物时,人们对“被生成”的标准化产物开始产生深层的审美疲劳。算法虽然擅长计算最优解,却无法呈现人在“生成”这一时间轨迹中留下的差异性。标准化产品恰恰最缺失的就是“人味”、情感与时间的痕迹。“手搓”之所以动人,正在于它让个体的时间重新变得可见:每一次锤击的凹痕,每一次打磨的弧度,乃至手工过程中留下的微小瑕疵、指纹印记与工具划痕,都成为作品独一无二的“物性”。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了“灵光”(Aura)概念,指出机械复制消解了艺术作品的“此时此地”性。而在强调人、手与时间细腻交织的手工生活中,我们看到了“灵光”的折返。它不仅承载了手艺人特定时空中的独特劳动,更拉长了个体的生命刻度,建立起当下与过去的深刻连接,赋予生命以厚重的质感。

诚然,对“手搓”的赞美不应异化为对技术的绝对排斥。在浙江龙泉调研青瓷产业时,我看到年轻的传承人熟练地运用3D建模技术设计器型,精准控制窑炉温度,大幅提升了瓷器出炉时的成品率,但最终拉坯、修坯、喷釉、装窑等重要工序,依然仰赖双手完成。“手”始终是一切创造的落点。手工精神的要义,并非拒绝工具,而是拒绝让工具替代人的判断与情感。AI固然能瞬间生成上万种纹样方案,但选择哪一种、如何使之贴合当下的审美需求,这种决断只能由人来做。

在“手搓”风行的时代,非遗手工体验不仅是大众文化主体性的回归与具身体验的数字化延伸,也是一种生活哲学,以及现代人安顿身心的疗愈产业。它以可见的劳动、可触的器物与可感的温度,重塑了机械复制时代失落的“灵光”。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